

小城镇区域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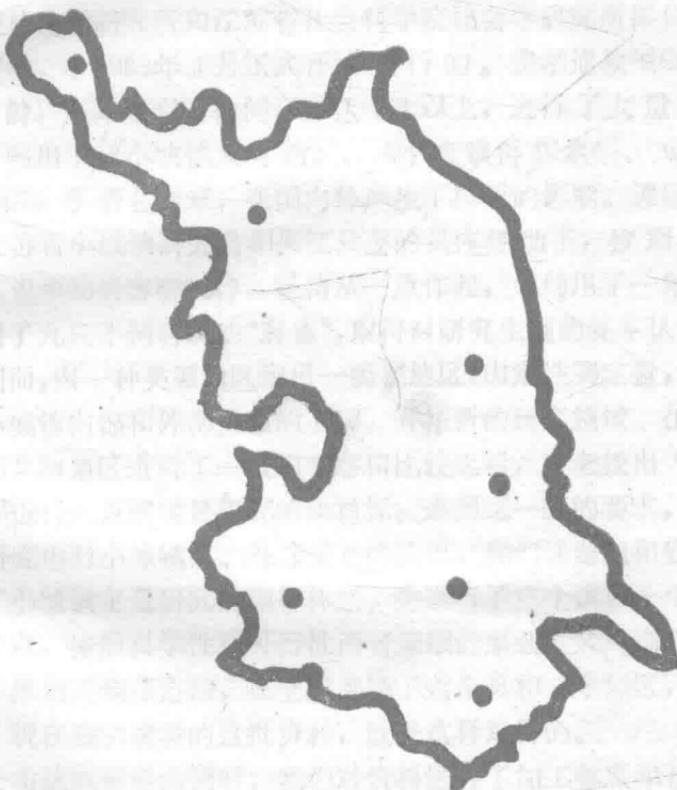


中国统计出版社

小城镇区域分析

江苏省小城镇普查资料集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 编
江苏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小 城 镇 区 域 分 析

—江苏省小城镇普查资料集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 编
江 苏 省 统 计 局

*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发行

京 新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6.25印张 42万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4006·150 定价：4.50元

前　　言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江苏省不同类型地区的六个县和一个城市郊区（范围相当于一个县）小城镇经济、社会状况普查的资料集。这是“江苏省小城镇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标志着小城镇研究进入大范围的区域性的定量研究的新阶段。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计划中的一个重点项目。这项研究是在费孝通教授指导和带领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部分同志组成课题组，于1983年4月正式开始进行的。费孝通教授以年逾古稀的高龄，三年多来，访问江苏达十次以上，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等著名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课题组的同志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和吴江县委的具体帮助下，按照科研即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坚持从一点做起，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解剖了九只不同种属的“麻雀”，取得对研究主题的基本认识；然后由点到面，由一种类型地区到另一类型地区，由定性到定量，步步加深对小城镇内部和外部关系的了解，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对江苏省不同类型地区进行了一般的考察和比较之后，费老提出“卷地毯”，即进行大范围定量研究的新目标。遵照这一新的要求，根据在定性研究中对小城镇内、外部关系的认识，我们课题组和省统计局设计了小城镇定量研究的指标体系，先进行了三个镇和一个郊区的普查试点，按照科学性和可行性两者兼顾的原则，又对指标进行了筛选。用划类选点方法，在全省选择了六个县和一个郊区，开展了普查。现在提供读者的这批资料，就是这样取得的。

在公布这批资料的同时，我们对资料进行了加工整理和初步的分析，目的有二：一是为科研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使用这批资料提供方便；二是为进一步开展专题研究奠定基础。不言而喻，我们现

在进行的分析是粗浅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粗浅的分析，也已经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证明定量研究必须以定性研究为基础，否则，既不可能设计出科学的指标体系，也不可能对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同时，也证明了定性研究必须发展到定量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事物，并为党和国家进行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经过初步的整理分析之后，我们感到：第一，定性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由于有了大量数据的支持，因而更加具体和精确了。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小城镇是农业剩余劳力和农村富余人口的“蓄水池”，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阵地。经过定量研究，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说出这个“蓄水池”的巨大容量，“蓄水”的步骤和具体形式，以及它在农村商品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第二，回答了在定性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例如，在定性研究中，我们分析了县域范围内小城镇的层次，但由于各县对是否设镇的建制想法不一，因而对于是否必然在县城之下出现几个中心镇以及中心镇的作用认识不一。而定量分析的结果证明，不管是否设镇的建制，也不论人们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在县城之下，必然涌现若干中心镇，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乡镇。这一认识将为县域的体制改革提供科学的依据。第三，开拓了小城镇研究的新的领域。例如，通过对影响小城镇发展诸因素的相关分析，我们看到，如果为研究者提供足够的依据，就有可能对小城镇的发展和效益进行科学的预测，为国家制定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依据。第四，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不少小城镇的产业结构与影响它的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大致相同，这样的现状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城乡和工农业的协调发展？这是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问题。再如，定量研究说清了不同类型地区小城镇发展水平的差距，我们应该怎样根据小城镇发展水平的不同，制定分类指导的方针和政策？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更加具体的回答。

我们打算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分成若干个问题或方面，进行专题的探索和论证，并且欢迎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同志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

小城镇研究自始至终是在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特别是如此大范围的普查，省政府不但给了人力和财力上的支持，而且由省统计部局承担了普查实施的全部工作，动员了市、县统计部门、有关部门以及基层工作同志1000余人参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的确开创了科研工作和实际工作大规模的紧密合作的先例，开创了科研部门的社会调查与国家统计系统紧密合作的先例。这样大规模的合作，只有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它的经验是很值得加以总结的。

在对资料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由费老提议并主持，于1986年9月7日至9日，在南京召开了江苏小城镇研究汇报会议，向江苏省委、省政府进行汇报。费老在会上的讲话，现整理后收入本书，作为序言。省委书记韩培信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学者与农民之间架起的心心相通之桥》的讲话，一并收入本书。此外，朱通华同志的《江苏省小城镇及其研究》是他去年访问日本时的学术讲演，现作为附录收入本书，这对读者全面了解江苏省的小城镇概况和小城镇研究过会有帮助。

课题组主持此项工作（包括指标设计、进行试点、组织实施和编审资料等）的同志是：

张雨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吴大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课题组参加指标设计、试点、普查资料复核并负责处理数据、进行分析和汇总资料的同志是：

方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邹农俭（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叶克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江苏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汪福全同志，参加了指标的设计、讨论修改以及试点工作，并负责组织普查实施的工作。省统计局的汪声白、张祖明、练如俊、刘光平等同志在普查工作中参加了不同阶段的试点，组织实施、复核资料等工作。

本书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居福田同志负责书稿修

改、文字编辑和技术上的加工工作。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段进同志为本书设计了封面。

使用这样大范围的普查方法进行定量研究，我们是第一次，如果没有所在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难以取得这一成果的。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缺乏经验，又为水平所限，我们对资料的加工整理和初步分析难免有不当之处，诚恳地欢迎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批评指正。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
江苏省统计局

1986年9月22日

序

费 孝 通

我们的小城镇研究进行好几个年头了。两年前，我们的研究由定性研究延伸到大规模的定量研究。其中的一个课题就是对江苏省不同区域内七个县（区）的190个小城镇作了比较全面的一次性统计调查。现在这批数据经电子计算机处理，又作了初步分析。

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调查，如此之多的统计数据，统计指标本身又着力从城乡两头来刻划小城镇的全貌，这在小城镇研究中还是第一次。实际上是一次试验，尽管不算太好，可以说还是成功的，达到了我们预定的要求。

通过这样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本来定性认识不够明确、清楚的问题，现在比较清楚了。例如，一个镇的工农比例，过去很难说清楚，至多也不过是工农业的产值比例。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得比较具体、明确了，工农业两者的比例有了产值比例、人口比例、劳动者比例等等。对江苏省不同区域内小城镇的差异，也有了基本的了解。再是通过这次调查看到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认识的东西。例如：通过各种数据的衡量，发现在乡镇之上、县城镇之下，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层次——中心镇的存在。这个中心镇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建制镇，它不是一个行政单元，其范围与行政范围是两回事。它不是人为造出来的，而是一个新的集合体。它是经济、社会长期运动、作用“挤”出来的一个新的层次。这次调查工作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比如，小城镇与周围的乡脚组成了一个经济区域，他们的关系类似于细胞核之于细胞本身。这种以小城镇为中心

本文是费孝通同志1986年9月8日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汇报会上的讲话。由邹农俭同志根据录音整理，费老修改、定稿。

的区域不等于现在的行政区域。

我自己这两年在全国各个地方跑了一下，作些比较研究。另外，在一个农村的小点上追踪观察，继续我五十年前开始的那项工作，希望能写成一本《江村五十年》。这本书还希望能写出人的变化，以人的变化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这件工作计划年底完成。

在江苏调查研究的同时，我去了浙江温州、甘肃定西和临夏、内蒙古、青海，目的是想在更大范围里作比较研究。看看江苏小城镇的这种特点到底适用于一个多大的范围，不同的地区可以从中吸收些什么东西。其实，江苏本身也有不同情况，苏北显然跟苏南不一样，我是在江苏作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入到全国范围的比较研究的。

现在乡镇经济已经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出现，至少有较为成熟的所谓“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可见，农民的致富门道内容丰富，各具特点。

苏南与温州的两种模式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的是都是人多地少的地区农民自发创造的结果。浙江人均耕地比江苏还少，只有六分八厘，温州更少，人均不到半亩田；其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地的农村都处于令人惊异的高速发展之中。

所不同的是苏南的乡镇工业模式是在公社集体经济的底子上出现的，依靠农业集体的积累，再加上外界的条件，如城市的技术、设备的支持，从而产生出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来。可是，有些地方的农村情况与此不同，在公社的集体经济解体前，没有集体积累，在缺乏当年苏南兴办社队工业时的基础和前提的条件下，要照搬苏南的经验自然就“学不会”，“学不象”。

温州的模式形成于温州的具体条件。温州人向来有经商传统，商品经济的头脑早已形成，历史上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卖小百货及收废品的货郎担，八仙过海，到处周游，近则全国各地，远到西欧各国。传统的经商和工匠在个体经营合法后，便脱颖而出，成长成今天温州这一有别于苏

南的又一新模式来。可以说，要简单地模仿这种模式也是困难的。

然而，苏南模式也好，温州模式也好，都有某些东西给人以启迪，我们也可从中体会到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比如，在苏南，工农业发展基本上是协调的。又如，温州民间自发的流通网络，值得在当前的体制改革中予以重视。

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它模式，评价它们的唯一标准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能欣欣向荣地迅速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古来所无的。唯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色；唯其如此，才需要我们对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

小城镇只是城乡网络中的一环，它有上下、前后、左右的各种关系。整个城乡的网络是一层的一个塔形网状结构，这个网络的密度、层次、环境、联结方式各地不完全一样，但是总的纲目是一致的。

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小城镇，目前采用了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即部分劳动力与土地脱离了关系，转向非农产业，而户口、家庭等仍在乡村。离土不离乡本身不是谁出的主意，谁下的一道行政命令，而是客观条件下中国农民自己走的路。现在离土不离乡这部分人为数很大，全国已达到七千万，这很了不起。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失业问题是最头痛的事，全国若有几百万人失业，统治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们在短短的几年内，这么多的人得到了就业，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假若七千万人不从农业里转移出来，情况很难想象。全部都离乡进城又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的这场变化正在悄悄地、和平地进行，然而却是革命性的、巨大的变化。客观条件引导中国农民作出了这个离土不离乡的选择，这是符合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的。我们的城市没有能力在这样短的几年中吸收如此众多的人口。国家现有财力不可能创造这样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就是在这种农民自办工

业的形式中起步的。

当然，离土不离乡的形式是否会永远保持下去？这种当前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的有效方式是否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个起点，事物将会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应当看到这种方式是有其局限性的，这批人与农业相连的脐带并没有割断。他们与农业责任制后的家庭小规模的土地经营相联系，而小规模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缺陷越来越会暴露出来。象江苏这样的地方，在现有的条件下，土地经营规模至少要达到四十亩，各种农业机械才能用得上。农业的生产力、工业的生产力要进一步提高，必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也势必要使更多的人离土，农业才能现代化。看来，从离土不离乡到部分人离土又离乡是发展的趋势，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江苏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建筑队远到新疆、大庆搞劳务输出，而户口仍在江苏。这实际上也是离土不离乡的一种形式。

总之，大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城市去是不可能的。主张以大城市为主来容纳农村人口的意见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是不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人的想法。

现在，农民富了。随之而来的有个消费问题，有了钱，钱作什么用的问题。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看来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先是吃饭，紧接着是穿衣，再下去是造房，大体上农民年人均收入到了500元，农村里就会出现造房子的高潮。农民造房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的建设事业。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绝大多数的农村里造房子是各家各户自己动手备料和经营建筑的。结果是破坏了农村的面貌，打乱了农村的规划。有一些地方正在试点，通过造商品房为农民服务。例如，成立建筑公司，承包农村造房，设计出多种不同风格、形式的住宅，让农民挑选，可以分期付款，农民有了房子，还需要家具，也要配套，使之与房子协调。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有一套为农民服务的体系，以指导农民的消费。这样一来，村镇规划、土地问题、资金积累等问题都可以联系起来解决了。衣食住等生活需要解决了，农民手头的钱作什么用的问题也就更突出了。这里我们碰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对这个问

题我们还刚刚开始探索，客观事物的发展又向我们提出了更复杂也更重要的课题。

从小城镇的研究入手，我们开始在探索一条符合我国情况的学术发展道路。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虽然做得不是太好，但是我认为方向是对头的。在小城镇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学者与党政领导的“不谋而合”，是学者投身于社会实践，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和党政领导密切注意并迫切需要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的结果。

几年来，我们抓住小城镇这一中国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想从中去摸摸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进程。尽管我国现代化建设困难还很多，但这条路非走不可。不实现现代化，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就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客观地记录实践的发展，为历史留下印记，同时为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自觉地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应该说，这类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依据的工作目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回顾多年的小城镇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所以有一些收获，因为我们遵循了下列的做法：

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而是唯实。当然书本上的东西都要看，它会给我们不少启发，但不是唯书本为上。实事求是，投身到实际中去，应是我们的基本方法。

第二，整体观点和系统分析。任何事物都是由有联系的部分组成的，只有从整体出发分析其组成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防止片面性。事物的联系具有系统性，系统分析就是要说明整体中各部分怎样联系组成这个整体。

第三，发展的观点、历史追溯和未来预测。一切东西都在运动之中，都有来龙去脉。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就是发展过程。发展是有条件的，所以有规律性。

第四，还要有个务实的、服务的观点。我们是为促进社会发展而研究社会，不能为研究而研究。当前的任务是为我国的现代化服务。

“七五”期间的小城镇研究需要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研究工作要以城乡关系为主题，以小城镇为纽带，顺着两个方向发展下去：一是横向扩展，即从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一小城镇一中等城市一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

我把全国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二是中部地区，第三是西部边远待开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国之大，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即使在江苏一省也有不同情况。简单地照搬照抄某地的经验是要误事的。所以，不同类型地区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有科学性，更符合具体实际。各地的情况不同，发展的过程也会有所区别。我在苏北调查后，认为苏北必须着重发展中等城市和骨干工业。苏北的洪泽湖地区为什么多年来小城镇起不来，恐怕主要是缺乏骨干工业。再如甘肃的定西，小城镇如何发展起来，我建议搞一些能促进经济作物发展的工厂，如亚麻厂，使千家万户可以从种植业中致富，以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起飞。这种建设还不能完全依靠农民自发进行，需要国家适当投资。研究这一类问题是为广大的、没有大城市的地区农村经济的起飞寻找一条路子。

在国内不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走向国际间的比较研究。要研究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特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变化的。还应当研究第三世界各国当前工业化的情况，和我们作对比分析。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一些结论仍停留在概念和简单的推断上。进行这样这样的国际性比较，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特点，不同的道路间又有些什么共同的规律性东西。

小城镇研究迫切需要我们再上一层楼。可以先进入到中等城市的研究，从中等城市看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苏南形成今天这个局面，要是少了上海、无锡、苏州等大中城市，至少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因此，要把从农村——集镇——城市这根脉络理清楚。这也就是对整个城乡关系的研究。

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一个大变化的时代，半个多世纪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这是前人从未遇到过的好机会、好形势。我们应该觉得生逢盛世。可以相信，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一定会出现。我们有责任把这条道路客观地记录下来。今年六月，我出访西欧四国回来，写了首诗，最后一句是“纸尽才疏诗半篇”。意思是我现在已到暮年，由于“反右”和“文革”损失了二十年，早年所学已多荒疏，看来我一生本来应当能做到的事，只能完成一半。恢复工作时我已七十岁，当时下定决心今后十年要做二十年的事情，当然六年已经过去，到底做得如何，成绩如何，实在很难说。说真话，我三、四十年代读过些书，想靠这点营养，来开八十年代的花，不可能开得太好看的。可是我有一条，就是积极投身到沸腾的社会实际里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追踪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记下人民群众的创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作决策提供参考。一个人最大的安慰是他早期的志向，经过很难曲折后终于得到实现。但对我来说，只能是“诗半篇”了。

1986年9月8日

学者与农民之间架起的 心心相通之桥

韩培信

在费老的提议下，我们在这里举行“江苏小城镇研究”汇报会。这是继一九八三年南京会议、一九八四年无锡会议以后的第三次学术讨论会。江苏省委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对来自北京、河南、湖南、甘肃、内蒙、云南、新疆、安徽等省、市、自治区的客人，表示衷心的欢迎。

此时此刻，借这个场合和机会，我们首先应该向费老表示祝贺。今年九月，是费老以吴江县开弦弓村为基地，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和社会学研究的五十周年。费老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使学者与农民之间成功地架起了心心相通之桥。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地艰难曲折和“好事多磨”，然而，现在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一高度毕竟是可以达到的。这决不是偶然的。用费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书生逢盛世”吧！就是“一个研究社会的学者置身于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必然结果吧！

在小城镇研究问题上，江苏省委同费老“不谋而合”，通力协作，有着相同兴趣和责任感。对于这一研究课题的意义和前景，我们有着共同的理解和继续协作的愿望。因而，为了对费老的五十年研究工作表示祝贺，我们认为，与其给他开庆祝会，不如在工作上多给一点支持，使他今后的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功！

对“六五”期间小城镇研究取得的进展，大家已经给予了实事

本文是韩培信同志1986年9月8日在“江苏小城镇研究”汇报会上的讲话。

求是的肯定，对这项研究工作几年来走过的道路也作了恰当的总结，我都赞同。的确，小城镇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课题，涉及到城乡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要全面摸清它的状况，找出建设小城镇的客观规律，是颇不容易的。同志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仅基本上搞清楚了江苏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小城镇的一般情况，还接触到了一系列有一定深度的专题，很有收获。过去，我们曾经从两个方面来评价小城镇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对于理论工作来说，小城镇作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给已经中断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生机。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促使我们的理论研究从书本和概念的圈子里走了出来，促进了注重研究现实问题的良好风气。另一方面，对于实际工作来说，小城镇研究有助于基层的同志，在建设和发展小城镇的过程中，避免盲目性，少走弯路，这一点在江苏各地已看出明显的成效。除了上面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以外，我认为还应当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当前，党中央根据经济改革的形势，顺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提出改革不尽完善的政治体制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作决策的做法，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我感到这几年来的小城镇研究，已经对我们领导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方面逐步积累起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

据我们了解，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比较关注小城镇研究的动态，逐步学会用一种系统的、联系的观点来认识和看待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在考虑和安排小城镇建设时注意听取各方面专家和学者们的意见。可以这样说，小城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的作用，提高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水平。小城镇研究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是我们各级党政部门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逐渐认识到软科学的重要，有了依靠科学而不是依靠经验决策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城镇研究本身在客观上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感触比较深的是这样三点：第一，这几年来的小城镇研究，始终面对江苏实际，所提出和研究的理论命题，有许多正是我们在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

问题，对实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所以理所当然地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第二，小城镇研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投身实践第一线，努力揭示小城镇建设和城乡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研究所得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对决策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小城镇研究始终坚持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不为非本质的现象所左右，从不同地区小城镇的个性特点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来，因而有可能为决策提供比较科学的依据。省里准备，明年上半年召开江苏省第三次城镇工作会议，系统地吸收和运用“六五”期间江苏小城镇研究的成果，制定今后小城镇建设发展的规划，提出相应的方针和政策，使小城镇这个连结城乡关系的纽带，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此，我们真诚地希望理论工作者与江苏各级党政部门进一步密切联系、加强合作，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七五”期间的小城镇研究如何更上一层楼？昨天，听了同志们发言和看了书面材料，很有启发，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也很有帮助。这里，我想谈几点个人的想法。

第一，以往的小城镇研究侧重从农村这头展开，这是有道理的。研究小城镇不能离开农村这块它赖以生存的土壤。七十年代以后，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以乡镇工业为标志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封闭的农村社区结构，使传统意义上的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了很大变化。因此，研究小城镇生存发展的条件以及功能、作用等，只有首先立足于农村，着眼于农村，才能求得答案。时至今日，随着城乡商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城乡联系日益增多，小城镇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到大中城市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前一段比较扎实的基础上，有必要，也有可能再提高一步，对集镇与城市的关系给予更多的研究。大家知道，城市通过这几年的改革，各方面变化确实很大。通过简政放权和内部领导体制、分配方式等方面的改革，企业开始有了活力，有了竞争意识，有了向外拓展、加强横向联合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在江苏各